

故事一百種

魚腸劍

上海大衆書局印行



85
11

6

887.61
119.3
16



魚腸劍

話說吳國公子姬光，乃吳王諸樊之子。諸樊薨，光應嗣位。因



專諸

不服，潛懷殺僚之意。其如羣臣皆爲僚黨，無與同謀，隱忍於中。乃

魚腸劍

守父命，欲按次傳位於季札，故餘祭夷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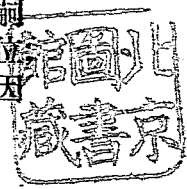
以次相及。及夷昧薨

後，季札不受國，仍該

立諸樊之後。爭奈吳

王僚貪得不讓，竟自

立爲王。公子光心中



808343

求善相者，曰被離，舉爲吳市吏，囑以諮訪豪傑，引爲己輔。

一日，伍員吹簫過於吳市，被離聞簫聲甚哀，一再聽之，稍辨其音；出見員，乃大驚曰：『吾相人多矣，未見有如此之貌也！』乃揖而進之，遜於上坐。伍員謙讓不敢，被離曰：『吾聞楚殺忠臣伍奢，其子子胥——伍員表字子胥——出亡外國，汝殆是乎？』員未對。被離又曰：『吾非害汝者，吾見汝狀貌非常，欲爲汝求富貴地耳。』伍員乃訴其實。

有侍人知其事，報知王僚，僚召被離引員入見。被離一面使人私報姬光得知，一面使伍員沐浴更衣，一同入朝，進謁王僚。王僚奇其貌，與之語，知其賢，卽拜爲大夫之職。次日，員入謝，道及父兄之冤，咬牙頓齒，目中火出。王僚壯其氣，意又憐之，許爲興師復

仇。姬光素聞伍員智勇，有心收養他；聞先謁王僚，恐爲僚所親用，



爲匹夫興師；今若爲子胥興師，勝則彼快其憤，不勝，則我受其辱，

乃往見王僚曰：『光聞楚之亡臣伍員，來奔我國，王以爲何如人？』僚曰：『賢而且孝。』光曰：『何以見之？』僚曰：『勇壯非常，與寡人籌策國事，無不中竅，是其賢也！念父兄之冤，未曾須臾忘報，乞師於寡人，是其孝也。』光曰：『王許以復仇乎？』僚曰：『寡人憐其情，已許之矣。』光諫曰：『萬乘之主，不

必不可。』王僚以爲然，遂罷伐楚之議。

伍員聞光入諫之語，乃辭大夫之職不受。光又言於王僚曰：『子胥以王不肯興師，辭職不受，有怨望之心，不可用之。』僚遂疎伍員，聽其自去。——但賜以陽山之田百畝，員遂耕於陽山之野。

姬光私往見之，饋以米粟布帛，問曰：『汝出入吳楚之境，曾遇有才勇之士，當如汝者乎？』員曰：『某何足道，所見有專諸者，真勇士也。』光曰：『願因子胥得交於專先生。』員曰：『專諸去此不遠，當卽召之，明旦可入謁也。』光曰：『既是才勇之士，某卽當造請，豈敢召乎？』乃與伍員同車共載，直造專諸之家；專諸方在街坊磨刀，爲人屠豬。見車馬紛紛，方欲走避；伍員在車上呼曰：



『愚兄在此。』專諸慌忙停刀，候伍員下車相見。員指公子光曰：『此吳國長公子，慕吾弟英雄，特來造見，弟不可辭。』專諸曰：『某閭巷小民，有何德能，敢煩大駕？』遂揖公子光而進。筆門蓬戶，低頭而入。公子光先拜，致生平相慕之意。專諸答拜，光奉上金帛爲贄，專諸固讓，伍員從旁力勸，方纔肯受。

自此專諸遂投於公子光門下，光使人日饋粟肉，日給布帛，又

不時存問其家，專諸甚感其意。一日，問光曰：『某村野小民，蒙公子參養之恩，無以爲報，倘有差遣，惟命是從。』光乃屏左右，述欲刺王僚之意。專諸沉思良久，對曰：『凡輕舉無功，必圖萬全。夫魚在千仞之淵，而入漁人之手者，以香餌在也；欲刺王僚，必先投王之所好，乃能親近其身。不知王所好何在？』光曰：『好味。』專諸曰：『味中最好者何？』光曰：『尤好魚炙。』專諸曰：『某請暫辭。』公子光曰：『壯士何往？』專諸曰：『某往學治味，庶可近吳王耳。』

專諸往太湖學炙魚，凡三月，嘗其炙者，皆以爲美。然後復見姬光，光乃藏專諸於府中。

姬光召伍子胥謂：『專諸已精其味矣，何以得近吳王？』員

對曰：『夫鴻鵠所以不可制者，以羽翼在也；欲制鴻鵠，必先去其羽翼。吾聞公子慶忌，筋骨如鐵，萬夫莫當。王僚得一慶忌，旦夕相隨，尙且難以動手；況其母弟掩餘、燭庸，並握兵權，雖有擒龍搏虎之勇，鬼神不測之謀，安能成事！公子欲除王僚，必先去此三人，然後大位可圖——不然，雖幸而成事，公子能安然在位乎？』光俯思，半晌，恍然曰：『君言是也。且俟有間隙，然後相議耳。』員乃辭去。

周敬王四年，楚平王薨，世子珍卽位，是爲昭王。伍員聞平王之死，捶胸大哭，終日不止。公子光怪而問曰：『楚王乃汝仇人，聞死當稱快，何反哭之？』員曰：『某非哭楚王也。恨吾不能斬彼之頭，以雪吾恨，使得終牖下耳！』光亦爲嗟嘆。

員自恨不能及平王之身，報其仇怨。一連三夜無眠，中心想出一個計策來，謂姬光曰：『公子欲行大事，何無隙可乘耶？』光曰：『晝夜思之，未得其便。』員曰：『今楚王新歿，朝無良臣，公子何不奏過吳王，乘楚喪亂之中，發兵南伐，可以圖霸。』光曰：『偷遣吾爲將，奈何？』員曰：『公子誤爲墜車，而得足疾者，王必不遣，然後薦掩餘燭庸爲將，更使公子慶忌結連鄭衛，共攻楚國，此一網而除三翼，吳王之死在目下矣！』光又問曰：『三翼雖去，延陵季子在朝，見我行篡，能容說乎？』員曰：『吳晉方睦，再令季子使晉，以窺中原之釁，吳王好大而疎於計，必然聽從，待其遠使歸國，大位已定，豈能復議廢立哉？』光不覺下拜曰：『孤之得子胥，乃天賜也！』

次日，以乘喪伐楚之利，入言於王僚，僚欣然聽之。光曰：「此事某應效勞，奈因墜車而得足疾，方就醫療，不能任勞。」僚曰：「然則何人可將？」光曰：「此大事，非至親信者不可託也。王自擇之。」僚曰：「掩餘燭庸可乎？」光曰：「得人矣。」光又曰：「向來晉楚爭霸，吳爲屬國；今晉旣衰微，而楚復屢敗，諸侯離心，未有所歸，南北霸權，將歸於東。若遣公子慶忌往收鄭衛之兵，并力攻楚，而使延陵季子聘晉，以觀中原之釁，王簡練舟師，以擬其後，霸可成也。」王僚大喜，使掩餘燭庸帥師伐楚，季札聘於晉國，惟慶忌不遣。

單說掩餘燭庸引師二萬，水陸並進，圍楚潛邑；潛邑大夫堅守不出，使人入楚告急。時楚昭王新立，君幼臣讒，聞吳兵圍潛，舉

朝慌急無措。公子申進曰：『吳人乘喪來伐，若不出兵迎敵，示之以弱，啓其深入之心；依臣愚見，速令左司馬沈尹戌率陸兵一萬救潛，再遣左尹郤宛率水軍一萬，從淮汭順流而下，截住吳兵之後，使他首尾受敵，吳將可坐而擒矣。』昭王大喜，遂用公子申之計，調遣二將，水陸分道而行。

却說掩餘燭庸圍攻潛邑，諜者報：『救兵來到！』二將大驚，分兵一半圍城，一半迎敵。沈尹戌堅壁不戰，教人四下將樵汲之路，俱用石子壘斷，二將大驚。探馬又報：『楚將郤宛引舟師從淮汭塞斷江口。』吳兵進退兩難，乃分作兩寨，爲犄角之勢，與楚將相持；一面遣人入吳求救。姬光曰：『臣向者欲徵鄭衛之兵，正爲此也；今日遣之，尙未爲晚。』王僚乃使慶忌糾合鄭衛——四人

俱調開去了，單留姬光在國——
伍員乃謂光曰：『公子曾覓利
七首乎？欲用專諸，此其時矣！』光曰：『然。昔越王允常，使歐冶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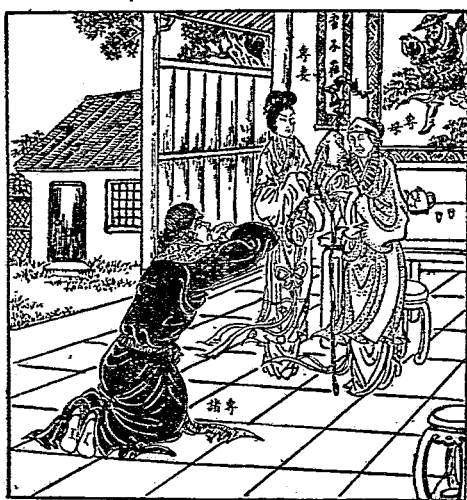


出使，彼孤立耳，無如我何。

——但死生之際，不敢自主，候稟過老

造劍五枚，獻其二枚於吳，其一
曰「魚腸」。——魚腸乃七首
也。形雖短狹，砍鐵如泥。先君以
賜我，至今寶之，藏於牀頭，以備
非常。』遂出劍與員觀之，員誇
獎不已。即召專諸以劍付之，專
諸不待開言，已知光意，慨然曰：
『王僚可殺也！二弟遠離，公子

母，方敢從命。』專諸歸視其母，不言而泣。母曰：『諸何悲之甚耶？豈公子欲用汝耶？吾舉家受公子恩養，大德當報；忠孝豈能兩全？』



諸心疑，啓戶而入，老母自縊於床上矣！

汝必亟往，勿以我爲念！汝能成人之事，垂名後世，我死亦不朽矣。』專諸猶依依不捨，母曰：『吾思飲清泉，可於河下取之。』專諸奉命汲泉於河，比及回家，不見老母在堂，問其妻，妻對曰：『姑適言困倦，閉戶思臥，戒勿驚之。』專

專諸痛哭一場，收拾殯殮，葬於西門之外，謂其妻曰：『吾受公子大恩，所以不敢盡死者，爲老母也；今老母已亡，吾將赴公子之急。我死，汝母子必蒙公子恩眷，勿爲我牽掛。』言畢，來見姬光，言母死之事，光十分不過意，安慰了一番。良久，然後論及王僚事，專諸曰：『公子盍設宴以請吳王？王若肯來，事八九成矣。』光乃入見王僚曰：『有庖人從太湖來，新學魚炙，味甚鮮美，異於他炙，請王辱臨下舍而嘗之。』王僚好的是魚炙，遂欣然許諾，『來日當過王兄府上，不必過費。』

光是夜預伏甲士於地室之中，再命伍員暗約死士百人，在外接應。於是大張飲具，次早又請王僚，僚入宮告其母曰：『公子光具酒相延，得無有他謀乎？』母曰：『光心氣怏怏，常有愧恨之

色；此番相請，諒無好處，何不辭之？』僚曰：『辭則生隙，若嚴爲之備，又何懼哉？』於是穿狻猊之甲三重，陳設兵衛；自王宮起，直至光家之門，街衢皆滿，接連不斷。僚駕及門，光迎入拜見；既入席安坐，光侍坐於傍。僚之親戚近信，布滿堂階；侍席力士百人，皆操長戟帶利刀，不離王之左右。庖人饌獻，皆從庭下搜檢更衣，然後膝行而前；十餘力士握劍，夾之以進。庖人置饌，不敢仰視，復膝行而出。光獻觴致敬，忽作足痛之狀，乃前奏曰：『光足疾舉發，痛徹心髓，須用大帛纏緊，其痛方止；幸王寬坐須臾，容裹足便出。』僚曰：『王兄請自方便。』光一步一躡入內，潛進地室中去了。

少頃，專諸告進炙魚，搜檢如前——誰知這口魚腸短劍，已暗藏於魚腹之中——力士挾專諸膝行，至於王前，用手擲魚以

進，忽地抽出七首，逕刺王僚之胸。手勢去得十分之重，直貫三層



堅甲；透出背脊；王僚大叫一聲，登時氣絕。侍衛力士，一擁齊上，刀戟並舉，將專諸剝做肉泥，堂中大亂。姬光在地室中，知已成事，乃縱甲士殺出，兩下交鬪。這一邊知專諸得手，威加十倍，那一邊見王僚已亡，勢減三分。僚衆一半被殺，一半奔逃，其所設軍衛，俱被伍員引衆殺散。當卽姬光升車入朝，聚集羣臣，將王僚背約自立之罪，宣布國人，曰：『今日非光貪位，實乃王僚之不義也！光權攝

大位待季札返國，仍當奉之。』乃收拾王僚屍首，殯殮如禮；又厚葬專諸，封其子專毅爲上卿，封伍員爲行人之職，待以客禮而不臣。市吏被離舉薦伍員有功，亦升大夫之職，散財發粟，以賑窮民，國人安樂。姬光心念慶忌在外，使善走者覘其歸期；又自率大兵，屯於江上以待之。慶忌中途聞變，卽避去。姬光乘駟馬追之，慶忌棄車而走，光命集矢射之，慶忌手接來矢，無一中者。姬光知慶忌必不可得，乃誠西鄙嚴爲之備，遂還吳國。

又數日，季札自晉歸，知王僚已死，逕往其墓舉哀成服。姬光親詣墓所，以君位讓之。曰：『此祖父諸叔之意也。』季札曰：『汝求而得之，又何讓爲？如國無廢祀，民無廢主，能立者卽吾君矣！』光不能強，乃卽吳王之位，自號爲闔閭，季札退守臣位。——此周



敬王五年事也。

且說：掩餘燭庸困在潛城，日久救兵不至，正在躊躇脫身之計，忽聞姬光弑王奪位，二人放聲大哭。商議道：『光既行弑奪之事，必不能容；欲要投奔楚國，又恐楚不相信。在此「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。」如何是好？』燭庸曰：『日中困守於此，終無了期；且乘夜從僻路逃奔小國，以圖後舉。』掩餘曰：『楚兵前後圍裏，如飛鳥入籠，何能自脫？』燭庸曰：『吾有一計，傳令兩寨將士，詐稱：「

來日欲與楚兵交鋒。『至夜半，與兄微服密走，楚兵不疑。』掩餘
然其言，兩寨將士秣馬蓐食，專候軍令布陣，掩餘與燭庸同心腹
數人，扮作哨馬小軍，逃出本營，掩餘投奔徐國，燭庸投奔鐘吾。及
天明，兩寨皆不見其主將，士卒混亂，各搶船隻奔歸吳國，所棄甲
兵無數，皆被楚國所獲。



7.51
9.3
6